

通俗文艺读物

高级间谍的

96小时

黄河文艺出版社



87
I247.5
2009

BK 36/103

3

高级间谍的96小时

(中篇传奇佳作选)

湖南《文艺生活》编辑部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B 309823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五个中篇传奇与侦破故事：《亲与仇》，写的是南宋汉江义军首领瞿老伯，协助汉阳太守灭亲、锄奸、杀敌的故事。夫妻、父子、姐弟互相厮杀，触目惊心；《戎马姻缘》，表述了辛亥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联合江南各省讨伐袁世凯的戎马生涯和传奇式的婚爱；《春暖花开》，叙说了水妹那传奇式的爱情和坎坷的生活。故事生动、情节感人。

此外，那发生在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毛人凤眼皮下行窃的《高级间谍的九十六小时》，以及写香港黑社会势力集团拐骗美女的《新星，在黎明时陨落》等侦破小说，情节更为曲折、惊险，读后，并能给人以某种启示。

高级间谍的96小时

湖南《文艺生活》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王咏声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7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册

统一书号：10385·77 定价1.30元

目 录

- 一、亲与仇(中篇武林传奇)刘星宜(1)
- 二、戎马姻缘(中篇历史小说)贺修武(37)
- 三、春暖花开(中篇传奇故事)濮永顺(88)
- 四、新星在黎明时陨落(中篇侦破小说)
..... 王作祥(154)
- 五、高级间谍的96小时(中篇侦破小说)
..... 彭忠明(198)
-

亲 与 仇

刘星宜

第一回 遍地狼烟仇人逢狭路

南宋年间，天下纷乱，金军五万铁骑，由降将穆奎为先锋，直取荆襄。连天烽火，遍地狼烟。当战火弥漫至江汉黄鹤村时，迎战前的紧张气氛，已笼罩这个西望夏口、东临武昌的咽喉要地。

在近岸浅滩上，一群身披硬扎的渔郎和渔娘正在练武，他们舞渔叉、掷渔镖……到处寒光灼灼，杀气森森。

一位眉须雪白、却精神矍铄的老汉，纵身跃上高堤，猿臂一挥：“升靶！”顿时，两个渔郎应声在桅杆上扯起一个代表金军首脑的鼓睛暴眼凶神恶煞的头像。那老汉又向堤下喝问：“现在金寇压境，汉阳危急，我江汉渔民，应如何应敌？”

“杀强虏！保家乡！”众渔郎、渔娘异口同音，朗声回答。随后，他们弯弓拉弦。只听到“嗖嗖嗖嗖……”一阵弦

风箭雨，头像上霎时中满羽箭。江风吹动，活似一只蠕动的刺猬。

“我还要叫他死无葬身之地！”随着一声怒吼，一个矫健的渔娘向上一箭，射断吊箭靶的绳索。头像“扑通”一声，掉进江中。这渔娘就是老汉之女瞿燕霞。

渔郎渔娘们见了，齐声喝彩，闹成一片。这个夸奖：“你真不愧是瞿老伯的虎女！”那个取笑：“你将狗头射落江中，污了一江清水，快赔水来！”还有几个渔郎逗趣：“就把瞿燕霞赔给我们做新娘子吧！……”

正在笑闹的时候，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匆匆忙忙闯了过来，喊：

“喂！列位请了！哪位有船？送我一程，船钱照付。”

瞿燕霞正想找机会脱身，忙接过话来：“这儿都是渔船。要坐客船，到前面渡口去！”

“渡口！不不！”商人恳求道：“我有急事，哪位仗义相助，在下多给银钱酬谢！”

“谁多要你的银钱？”瞿燕霞不耐烦地回答：“汉阳太守有令：来往客官须经渡口守军盘查，方可过渡。你难道不晓得？……”

这时瞿老伯突然大叫一声：“程金！”

“有！”商人失口应声，扭过身来，但又赶紧掩饰：

“哎……叫谁呀？我听错了。嘿……”

瞿老伯紧紧盯着他：“哦！你不是程金。请教尊姓大名？”

商人瞎编道：“贱、贱姓王，名国、国刚！”

“呸！”瞿老伯斥责道：“好个无耻的汉奸！你乔装改

扮，骗得了谁？”

商人吓得脸色惨白，但试探地问：“啊！你……是何人？”

瞿老伯哼了一声，说：“不认识了么？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瞧瞧！”

“哎呀！”商人仔细一看，不禁惊叫：“你就是大寨主！妈呀！”叫声未落，他已浑身象散了架一样，瘫倒在地。

原来瞿老伯本名叫瞿鸿韬，祖居江汉，世代打鱼为生。十四年前，他见朝廷苛政猛于虎，金寇入侵赛豺狼，就与妻兄、妹夫，歃血为盟，亲上加亲，再结金兰。他们招纳渔民，揭竿而起，组织义军，转战江汉。一时风起云涌，声势大振。不料内奸程金，混入义军作祟，暗通敌国，巧设圈套，使义军陷入重围。一场血战后，义军惨败。瞿鸿韬与妹夫，背负幼年女儿燕霞，杀开血路，冲出罗网，同投岳飞。谁知不久，岳飞被秦桧害死。妹夫竟投靠秦桧而去。瞿鸿韬一怒返乡，到如今，深仇未报，积恨难消。

“呸！狗贼子！你也有今日！”瞿老伯心头火起，飞起一脚，踢向程金。程金翻身一滚，掉出一团白色物件。那物件骨碌碌地朝瞿燕霞脚旁滚去，瞿燕霞猝不及防，情急神慌，不禁陡地一声惊叫……

第二回 挺身而出渔女挽狂澜

瞿燕霞为何惊叫？她以为程金掉下的圆丸是什么秘密武器。瞿老伯眼明手快，却纵身向前，捡起一看，原来是一颗

蜡丸。他左手托举，右掌劈开，取出一纸，啊！竟是一张关系大局安危的“汉阳守军驻扎图”！就审问程金：

“这是密件，程金！你从哪儿弄来的？”

程金冷笑道：“既然被你识破，尽可将我送到汉阳去请功受赏，何必多问！”

瞿鸿禔想，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吩咐手下的人：“来，备船！”

两个渔郎把程金拖上一只小船，丢入舱内。瞿老伯正要押走程金，瞿燕霞抢前一步说：“此番进衙门，让女儿去吧！”

瞿老伯摇了摇头：“我儿涉世未深，哪知官场险恶？还是为父自去的为好！”说着，他飞身上船，架起双桨，划向前去。

瞿燕霞送走爹爹，就与渔民们收拾棍棒器具，准备归家，可是抬头一看，怔住了！

只见一群百姓扶老携幼，好象决堤一样，正朝此处涌来。一个白头老翁绊倒在地，挣扎着好半天爬不起来。

瞿燕霞赶紧跑了过去，扶起老翁，问：“啊！大伯，你们为何如此惊慌？”

老翁顾不上多谢，气喘吁吁地回答：“金寇已抄小路杀到我们渔村，正在后面紧追。你们也快逃命去吧！”

“啊！”瞿燕霞一惊，万万没有想到金兵这样熟悉地形，来得如此之快，可爹爹不在，群龙无首，怎么办？她一时也想不了许多，更不敢耽误时辰，忙对几个渔郎说道：“我们快去分头将船只藏起来！”说罢，急与渔郎们纷纷跳上渔船，劈波斩浪，分散开去。

不久，一员金国小将，率领一股骑兵冲到了黄鹤村前。随后，又有一队剑拔弩张的金兵簇拥着一员金将，来到渔民练武的浅滩。他就是金军前队先锋穆奎，小将是他儿子穆公子。

穆奎向部下喝道：“蒲龙元帅有令，不日攻打仪阳。尔等即速征集船只，不得有误！”

穆公子答应了一声，随后指挥金军朝村中扑去。

穆奎傲慢地勒住马头，心里在喊：

“黄鹤村！黄鹤村！俺穆奎又回来了！哈……！”

这时，村中响起了烈火呼啸声和骂、喊、哭叫声。一个个老、少渔民，被金兵连推带搡押到了穆奎跟前。

“禀父亲！”穆公子凑近来说：“只抓到这些刁民，渔船一只也不见。”

“啊！”穆奎勃然大怒：“交船者生，藏船者死。杀——！”金兵就挥刀砍了几个百姓。

“父亲！”穆公子提醒他爸爸：“若将他们都杀了，又找谁去要船呀？”

“这——？”穆奎略一踌躇，突然翻身下马，从一渔娘怀中抢过一个婴孩，高高举起，做出就要丢入江中的架势，他威逼婴儿的妈妈：“你说，渔船藏在哪里？”

那渔娘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喊：“还我的儿子！快还我的儿子！”

穆奎右腿一抬，将渔娘踢翻，顺手把婴儿抛入江中，小孩嗷嗷的啼哭声，立时被“哗哗”的江水声淹没。但接着又响起了穆奎的一声惊呼：“哎哟……”

原来是渔娘又疯狂地跳了起来，抓住穆奎的手，乱啃乱

咬。

穆公子见状，纵身上前，一剑刺进了渔娘的脊背……被抓的人见了，齐声喊叫，步步向前逼来。

穆奎咆哮：“将他们一齐砍了！”

“住手——！”如同晴天霹雳，从堤下的乱石丛中，跳出了瞿燕霞。

穆奎不禁骇然：“啊！你是什么人？”

瞿燕霞从容不迫地说：“江汉长，江汉生，我是江汉打鱼人！”

“哼！”穆奎鼻孔里呼出一股恶气：“既是打鱼人，渔船在哪里？交出渔船，免尔一死！”

瞿燕霞故作惊讶：“船？”

“不错不错，要船。船在哪里？你快讲来！”

“喏——”瞿燕霞秀手一挥，“千家舟，万家筏，尽藏在江湾港汊，湖洲野荡！”

“喔！”穆奎喜出望外，“只要你带我前去，黄金白银，重重有赏！”

谁知瞿燕霞却摇了摇头：“渔家女不爱金银……！”

“啊！那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来就是！”

瞿燕霞说：“请你把众乡邻释放！”

“这——？”穆奎犹疑不决，厉声叱问，“倘若找不到船呢？”

瞿燕霞机巧地反问：“我不是被你们攥在手心了吗？若有虚诳，任凭千刀万剐，斧劈火烧！”

“也罢！”穆奎扫了众金兵一眼：“把那些人放了！”

金军闻先锋下令，正要放走渔民，猛听得一声高叫，

“且慢——！”这是怎么回事？高叫的是谁呢？

第三回 主战主和真假难分辨

高叫的是穆公子。他在旁边观察起了疑心，插嘴道：“父亲，须防有诈呀！……”

瞿燕霞心里一惊，但她马上镇定下来，笑道：“既然你们疑神疑鬼，就不必我劳神费力了！”

穆奎见状，训斥穆公子：“休要多嘴，为父自有道理。还怕这丫头飞了不成？”随后，他一挥手，示意金军撤了包围，放了渔民。

“燕霞——！”所有绝处逢生的被抓者，不约而同地齐声呼喊。这出自百十张嘴里的声音，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心情：感激、担心、不满、制止……

瞿燕霞默默地左右盼顾，她的眼光代表千言万语：“休要孟浪，切莫伤情，我们同乡同亲，应该知意知心。我从小喝的江汉水，吹的江汉风；险滩上，激流中，自会知道怎样走，如何行……”

“将她押走！”穆公子指着燕霞一声咆哮。他不敢违抗父命，却迁怒于燕霞，不甘心地指挥金军士兵们押着瞿燕霞，走进了暗淡幽昏的夜色之中。

再说夜幕笼罩着的汉阳城太守府，余太守坐立不安地在大堂里走来走去。

他面对破碎的社稷、将倾的国祚、遭殃的黎民，恨自己无良策挽回危局，如今是守战两难，前程渺茫。“唉！”他重重地往交椅上一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走入官场，自

寻烦恼！……”

这时，忽听到室外传来脚步声，余太守当即正襟危坐，现出很镇静的样子。

“启禀太守！”进来的门官躬身施礼。“策将军与庄将军要见太守！”

“哦！有请！”余太守吩咐。

不一会，两员将官一边争吵着，一边走了进来。前面的是沉着老练的庄琪将军。他正在争辩：“依我之见，方为万全之策！”后面的是体貌丰腴的策殷将军，他也在娓娓陈词：

“依我之计，才是取胜之道！”及至见到余太守，二人又一齐施礼：

“见过姐夫！”这是策殷的称呼。

“见过太守！”这是庄琪的声音。

“不必多礼！”余太守问：“你们为何争吵，不妨说一说！”

“太守呀！”庄琪抢先开了口：“金寇势如破竹，我朝疆土日蹙。而今汉阳孤城，危如垒卵，倒不如通权达变，求和息战，免得一旦有失，生灵涂炭呀！”

“求和么——！”余太守断然否决：“不可！不可！！金寇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如果求和，只怕是一厢情愿，作茧自缚！”

“姐夫之言甚是有理！”策殷立即响应：“与其束手待擒，不如出奇制胜！”

“妻弟！”余太守忙问：“你有何良策，愿闻其详。”

“姐夫呀！”策殷言之凿凿：“方才我沿江巡城，窥见对岸金寇只顾征集船只，并无防范。若得一支奇兵出击，乘

虚烧毁敌舟，到那时，我们死守长江天堑，”敌人断难飞渡。”

“好啊！”余太守叫好，“妻弟！速去传令，点齐将士，全军出击，一战成功！”

庄琪急欲谏阻：“太守……”

“庄将军！”策股语含讥刺：“莫非你是临阵怯战、贪生怕死？”

庄琪气得不知如何回答：“你……”余太守却性急地催促：“不必争论，照令而行！”

策股以得胜者的姿态正转身欲走，一位端雅稳重、举止大度的贵妇人，突然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喊：“贤弟慢走！”

“哦！姐姐来了，小弟有礼！”策股恭敬地施上一礼。

“哎呀夫人！”庄琪一面施礼，一面嚷道：“你可知道太守命策将军去点齐将士，要全军出击，孤注一掷……”

策股急忙接过话来：“姐姐！姐夫运筹帷幄，定能取胜。您就坐等捷报，准备庆功吧！”

“老爷，此话当真？”余夫人转身盯着余太守问道。

“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余太守流露着得意之情：“千古名将，不过如此！”

“老爷差也！”余夫人却不以为然，说：“我想，贼势虽然猖獗，但是远道而来，粮草缺乏，故意求速战，妄想侥幸成功。我汉阳兵微将寡，只宜深沟高垒，避敌锐气，以逸待劳。倘若轻举妄动，岂不犯了兵家之大忌！”这一番真知灼见，使庄琪心悦诚服。庄琪改变了求和的看法，连连点头称赞：“夫人之言甚是，还请太守三思！”

“哼……！”策殷发出一阵冷笑：“姐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刘秀以九千人马攻破王莽四十二万大军，韩信以两千精兵大败赵国二十万人马，周瑜、孔明以五万联军火烧曹操八十万之众，谢玄、谢石以八万军队杀得苻坚九十万大军望风逃窜……无一不是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故尔兵法有云：‘可胜，攻也！’今日姐丈雄才远略，胜过古人，定将名垂竹帛。倘若错此良机，岂不悔之晚矣！”

策殷的高谈雄辩，打动了余太守的心。他睨了夫人一眼，然后对策殷赞道：“有理！”

“老爷！”余夫人继续谏阻：“贤弟之言，似是而非，老爷不可轻信。”

庄琪也劝太守：“策将军之计，实为不妥；太守还须详察！”

余太守不但不听，反而勃然大怒，吼道：“这个太守到底是我当，还是他们当？”说着，猛地拔出宝剑，吼道：

“再违令者，如同此案！”同时手起剑落，砍去了桌案一角。

庄琪见状，只好闭口不言。余夫人无可奈何地问道：

“老爷执意孤行，倾城而出，若遭不测，谁来接应？”

“这——也罢。就命庄琪将军带领本部人马，作为后应吧。”余太守总算依允了这一件事。他又转身对策殷下令：

“妻弟！你速去后堂取本官令箭，传谕三军，休误戎机！”

策殷正中下怀，一声“得令！”精神抖擞地往后堂而去。

“太守！太守！……！”蓦地从堂前响起一阵急促的呼喊，使余太守、夫人、庄琪同时受惊，急忙扭脸看去，他们

看到了什么呢？

第四回 献图献策义士轻赏封

看到呼喊的是一位闯上堂来的老汉。门官阻也阻不住他。

余太守正憋着一腔无名火，不禁迁怒来人，大吼道：“哇！大胆狂徒，擅闯府衙，该当何罪？”

不料老汉朗声反问：“为国而来，何罪之有？倒是有罪之人，正在府衙之内！”

庄琪见老头出言不逊，斥责道：“住口！你这疯老头儿，怎敢犯上？来人，将他锁了！”

“且慢！”余夫人老成持重，感到老头似有来历，就插嘴问道：“这位长者，请通上名来！”

老头见问，直言不讳：“俺乃渔民义军首领瞿鸿韬！”

“噢！”余太守久闻大名，忙转颜问道：“你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瞿鸿韬答道：“老朽不才，特来献宝！”

“献宝？”余太守大感意外。

余夫人也试探地问：“什么珍奇宝物？”

瞿鸿韬从怀中掏出那张“汉阳守军驻扎图”献了上去。

余太守见了此图惶悚万分，忙问：“此图从何得来？”

瞿鸿韬朝堂下一指：“欲知此图来历，请去问他——”

堂下，两个渔郎正押着程金走了进来。

余太守又问：“押来的是什么人？”

瞿鸿韬说，“此贼名唤程金，本是金寇鹰犬。幸亏苍天

有眼，被我义军截获。至于府内的军机图，怎样到了他的手中，望太守探根究底，查明隐患，除却内奸！”

余太守沉默片刻，面带怒容，说：“我太守府岂是藏垢纳污之所？安知此图不是越墙盗走？你不要胡乱猜疑，动摇军心。”

瞿鸿禔闻听此言，很是气愤，但他努力克制自己，劝道：“太守千万不可大意呀！我义军愿与官军同心协力，保境抗敌……”

不等瞿鸿禔讲完，余太守哈哈一笑，说：“这冲锋陷阵，比不得撒网打鱼……”

瞿鸿禔见太守这么刚愎自用，正想说什么，忽听到一阵喧闹声，几个渔郎雷击火急地冲了进来，连声：“金老伯！金老伯！不好了，敌兵已到黄鹤村，燕霞妹她……被抓走了！”

瞿鸿禔想“事不宜迟，救人要紧！”忙向外走，但又猛然转身，喊道：“内奸不除，汉阳难保，望太守深思！”说罢，“噤噤噤”，走下石阶。

余太守追上一步，喊：“慢走！你拿获奸细，夺回机密有功，本官还有封赏！”

瞿鸿禔回首答道：“老朽何劳恩赐。唯求太守以国为重。告辞了！”他不待话音落，就与报信的渔郎疾如星火，奔出堂外……

第五回 奸细押来一剑灭口实

正在瞿老伯奔出堂外时，策股将军走进大堂，他回头张

望，暗吃一惊，不意绊着台阶，闪了一个趔趄。他赶忙走到余太守身边，狐疑地问：“姐夫！适才那老汉是谁？”

太守说：“他乃渔民义军首领瞿鸿韬！”

“啊！”策殷失声惊呼：“他、他、他、……”身子险些歪倒。

余夫人关切地扶住策殷：“贤弟，你怎么啦？”

“喔！”策殷恢复了平静，问道：“他到此做甚？”

余太守：“抓来一个奸细，搜出一份图纸。”

“奸细！图纸！！”策殷两眼瞪得溜圆，“现在哪里？”

庄琪指了指被捆着缩在房角的程金。程金嘴唇蠕动，正要挣扎起来，忽被策殷怒气冲冲地一脚踢倒，劈头骂道：

“呸！大胆奸细，竟敢偷盗图纸，哪里容得？来人，将他立即斩了！”

余夫人马上拦阻，提醒余太守：“方才瞿义士之言不可不听，还须问个明白才是。”

程金在地下扭动着身躯，迭声呼告：“哎呀，饶命呀，饶命！……”

“若想活命，从实招供。”庄琪喝道。

策殷也按剑宣告：“倘有半句谎言，我定饶不了你！”

程金连连说：“不敢、不敢。”

余太守单刀直入地问：“尔系何人派遣？”

“我是金邦前军主帅蒲龙派来的！”

余太守又问：“此机密图究竟从何而来？”

“是……”程金支支吾吾地搪塞：“是我越墙进府，偷盗来的。”